

風俗通義

一

Z121.6
1
(10)

風俗通義

姓氏篇附

通深署



潮陽鄭氏用羣書拾補
盧校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風俗通義十卷附錄一卷漢應劭撰劭字仲遠汝南人嘗舉孝廉中平六年拜泰山太守事蹟具後漢書本傳馬總意林稱爲三國時人不知何據也考隋書經籍志風俗通義三十一卷註云錄一卷應劭撰梁三十卷唐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義三十卷崇文總目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作十卷與今本同明吳瑄刻古今逸史又刪其半則更闕畧矣各卷皆有總題題各有散目

總題後略陳大意而散目先詳其事以謹案云
云辨證得失皇霸爲目五正失爲目十一愆禮
爲目九過譽爲目八十反爲目十音聲爲目二
十有八窮通爲目十二祀典爲目十七怪神爲
目十五山澤爲目十九其自序云謂之風俗通
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後
漢書本傳稱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
嫌疑不知何以刪去義字或流俗省文如白虎
通義之稱白虎通史家因之歟其書因事立論

文辭清辨可資博洽大致如王充論衡而敘述
簡明則勝充書之冗漫舊本屢經傳刻失於校
讐頗有譌誤如十反類中分范茂伯郅朗伯爲
二事而佚其斷語窮通類中孫卿一事有書而
無錄怪神類中城陽景王祠一條有錄而無書
今竝釐正又宋陳彭年等修廣韻王應麟作姓
氏急就篇多引風俗通姓氏篇是此篇至宋末
猶存今本無之不知何時散佚然考元大德丁
未無錫儒學刊本前有李果序後有宋嘉定十

三年丁黻跋稱余在餘杭借本於會稽陳正卿
正卿蓋得於中書徐淵子譌舛已甚殆不可讀
愛其近古鈔錄藏之攜至中都得館中本及孔
復君寺丞本互加參考始可句讀今刻之於夔
子好古者或得舊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則宋
寧宗時之本已同今本不知王氏何以得見是
篇或卽從廣韻註中輾轉援引歟永樂大典通
字韻中尙載有風俗通姓氏一篇首題馬總意
林字所載與廣韻註多同而不及廣韻註之詳

蓋馬總節本也然今本意林無此文當又屬佚
脫今採附風俗通之末存梗概焉

風俗通義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
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眞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
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殺亂
莫知所從漢興與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
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
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
俗間行語眾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
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

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三十一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尙書天子巡狩至于岱宗觀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辯風正

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采異代
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
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閩翁孺才有梗概
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
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
若爾雅之閔麗也張竦以爲縣諸日月不刊之書子
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願惟述作之
功故聊光啟之耳昔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最
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

風俗通義 序
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
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
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
諸明哲幸詳覽焉漢太山太守應劭撰

風俗通義目錄

皇霸卷第一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正失卷第二

樂正后夔一足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封泰山禪梁父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愆禮卷第三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山羊翮祖

太尉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風俗通義 目錄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過譽卷第四

長沙太守汝南郅憚

司馬穎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起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十反卷第五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郅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偁

蜀郡太守穎川劉勝

聲音卷第六

商

角

宮

徵

羽

壎

笙

鼓

管

瑟

磬

鐘

柷

琴

空侯

箏

筑

缶

笛

批把

竽

簧

簫

箎

簫

籟

菝

菝

窮通卷第七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祀典卷第八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菱

畫虎

雄雞

殺狗磔邑四門

臘

祖

禊

司命

怪神卷第九

世間多有見怪

風俗通義 目錄
世間多有惡夢

城陽景王祠

九江遠道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山澤卷第十

五嶽

四瀆

林

麓

京

陵

丘

墟

阜

培

藪

澤

沉

沛

湖

陂

渠

溝

洫

風俗通義目錄終

風俗通義皇霸卷第一

漢 汝南應劭撰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爲難哉故易紀三皇書敘唐虞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皙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楊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絲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紀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布綱上合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諡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慮戲遂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遂人始鑽木取火炮生

爲熟令人無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尙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以地紀悉地力種粢蔬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

風俗通義 卷之一
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結繩爲網罟以佃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
木爲耜揉木爲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
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
獨敘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大
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
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尙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
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
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
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
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顯
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文易之以質使天下蒙化
皆貴貞慤也譽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醕美譽
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
高明也舜者准也循也言其准行道德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諡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尙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尙臣

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共辨論至
於訟闖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
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
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
名升爲天子雖復制謚不如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
鰥在下曰虞舜兪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
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
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揣利害之謂王

風俗通義 卷之一
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

五伯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脩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伯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包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異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

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諡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鵠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爲僂笑莊王僭號自下摩止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

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爲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環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潰蓋孕而三年不育啟其左脅三人出焉啟其

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蘭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王因爲張儀所欺客死於秦至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

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爲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笮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爲姓韓厥因卜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爲晉名卿寔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

爲秦所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
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爲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
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
大以從盈數以是有眾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
孫稱王到王假爲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
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爲御驂騶駮耳之乘西謁西王
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
爲姓子叔帶始去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

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鑿扁鵲
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勿怪昔秦穆公
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
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者帝告我晉國且大
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
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
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所
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閒閒必有言
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

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
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
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
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
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
亦不能有也董安子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
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
去從者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
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

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

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
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
之效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爲襄子智伯攻襄子襄
子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
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
是遺趙無恤原過旣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
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天使三月丙戌余將
使汝反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
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鳥喙鬚眉髭髯大

風俗通言 卷之十一 九
膺大匈修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澗
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
國攻晉陽歲餘迺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
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
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
知氏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
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
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爲所滅此童謠曰趙爲號秦
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

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
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
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
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
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
也厲公爲蔡所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爲卿辭
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
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
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

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位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秦兵平步入臨菑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亡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

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恃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韓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

眾其後復有甯越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叱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海內爲漢

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賁育馭
戎何益於事且有強兵良謀雜襲繼踵每輒挫衄亦
足以祛蔽啟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
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
燔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饜毒流諸夏亂
延蠻貊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
海又安世宗攘夷辟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
王矣

風俗通義皇霸卷第一

--	--	--	--	--	--	--	--	--

風俗通義正失卷第二

漢 汝南應劭撰

孔子曰眾善焉必察之眾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
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眾口
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
足之論晉師己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
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也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漑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人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到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卽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鬚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

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謹按尙書禮天子巡狩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宗者長也萬物之長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偏雨天下其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

丈二赤剋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剋石紀號著己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封之印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墀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

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書秘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筮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壹其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

石乃止暴病而死悼惕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
碁沒石中馬蹄迹處于今尙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
予以空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經祈祠咨問長老
賢通上泰山者云謂璽處尅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
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親見
之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
智焉死其隕落崩蕩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
在天論語自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
天豈不怪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

上下垂著地鳥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鳥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尙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隻舄耳使尙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聽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

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
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
無知者百姓爲立祠號葉君祠牧守班錄皆先謁拜
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
鼓置都亭下略無音聲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
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卽伺仙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
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
作亂殺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

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爲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

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尙也
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
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
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
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
死傳稱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楊雄以爲慮羲神農黃
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
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
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謹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

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人生害尼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遣使歸國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留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

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兩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恡也故閭閻小論飾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閑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

風俗通書 卷之二
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爲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及卽位爲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

虜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
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爲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
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己酉夕卽位就
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卽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
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棖璧璫軒檻
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
副侔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己亥崩未央宮在時平
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薄后以孝景二年
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爲皇太薄后

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因宜修秦餘政教輕刑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桑務民之本卽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尙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

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
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
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駱
驛費捐虛耗因以年歲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至石
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孝元皇帝言太
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
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
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
人文帝卽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

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
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
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
穀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
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
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
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傳者舊洽聞親事先
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
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悛小疵耳嘗軍

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
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
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爲邊將市租諸入皆
輸幕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大夫
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尙邊之
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爲寇尙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
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尙竟抵罪由是言
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郡
有聲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不用

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有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膿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屬襲氍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

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舉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諫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旣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闕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

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
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
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
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爲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
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爲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
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
者人皆言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
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
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

子之短此亦過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如其
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
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爲如此及至世間
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
因立爲代王徵當卽位後期日爲之再中集上書囊
以爲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爲薄太后持三年服
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
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爲前皆非
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街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

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
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
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大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
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
口諸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
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
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
名一行應諸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
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占射覆其事浮

風俗通書 卷之二 一三
淺行於眾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
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
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爲文辭孝武以屬
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
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尅皇帝璽丞相將軍
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

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親伏白刃與眾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行耳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

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求神仙隱形體弦詩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

而方不驗劾向大辟繫獄須冬兄陽成侯乞入國半
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
之貢稅向假尙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
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
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
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
郡境界皆設陷窵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

虎豹在山竈鼯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竄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

謹按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鬪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

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
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
語狐欲渡河無柰尾何舟人楫櫂猶尙畏怖不敢迎
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
契允懿于下當此時也甯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
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爲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
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取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

風俗通事
卷之二
以服爲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京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加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爲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啟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尙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敕使留

葬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
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
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衣服
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予爲蕭
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
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
爲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
德爵位子孫巍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
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戶誰能

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政宜有異乎荅曰齊越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旣爲鄉里超然遠覽何爲過聆晉語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正失卷第二

風俗通義愆禮卷第三

漢 汝南應劭撰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
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
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碁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况
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
章論語不爲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陳子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
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

風俗通事 卷之三
問母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
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
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
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
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
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
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羣居則經出則否今人乃爲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

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天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爲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旣齊於已澄灑酒漿以養姑舅契關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爲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尙有回翔之思啣嚙之痛何有死喪之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容尙當內崩傷外自矜飭此爲矯情僞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太尉山陽王龔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經列

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猥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爲敏達爲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爲司空比比援舉起家拜尙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瓊薨卽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匡雖爲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

曹位朝廷尙書也凡所按選豈得復爲君臣者耶今
匡與瓊其是矣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
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宮
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
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
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世
非一然荀訾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
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弔服
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大山羊翮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
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翮祖去河南矣子衡
四從子曼慈復爲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
人皆齊衰經帶時於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
史胡毋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爲子
衡作吏何制服曰眾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
下徑行自可今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愆古有
弔服可依其制因爲裁縞冠幘袍單衣定大爲
同作所非然穎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蔡母廣

風俗通義 卷之三
四
明威嘉是焉。

謹按禮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爲臣使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嗣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爲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由邠人先兄子皋爲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曼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
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費用牯
雉受而不距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
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
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鴟鴞之羹而食井上苦
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
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
不乏異惟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
所不爲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
伯卧床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
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爲議
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朋友術術闇闇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
尚同輿而出同床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
屬坐作鬼恠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
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

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棄聖絕知遯世保真當竄深山樂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僞誑世耀名辭細卽巨終爲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屑屑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袁孫夏甫少舉孝廉爲司徒掾人間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清旦東向再拜朝其母母念時往就之子亦不

得見復隲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屨
食止蘆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亾
不列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諭若異域
下牀闇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能送遠於
哀感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
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
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訊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
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爲高斯亦倅倅鯉趨

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茲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薨旣葬負算步

齋一盤醃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

中郎將以長

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恠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弔喪者旣哭興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

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已
顧義報乎哭醜墳前是也訖當卽其帳衾問勞子琰
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
儻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
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
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爲哉

風俗通義愆禮卷第三

風俗通義過譽卷第四

漢 汝南應劭撰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許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爲名此眾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暉君章少時爲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

徒歐陽歛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
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
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
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
戶吏引延受賜暉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
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
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
虛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
善股肱莫爭此旣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

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憚敢再
拜奉觥歛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爲上狷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
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歛於
饗中用延爲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
諷諭雖舉觥彊歛可行也今憚久見授任職在昭德
塞違爲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此爲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
朋徒無幾習射鬻相之圃三折而去者過半汝南中

土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譽彰著無
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
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卽彈黜姦佞而須
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
高不因少以爲多況創病君父以爲已功者哉而論
者苟眩虛聲以爲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
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怵伎以采名
譽末流論起於愛憎而政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葛興被風

恍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直教令
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
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卽位一切原
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尙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
素飡芳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吏病百日應
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畧
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盱食夕惕若厲不
以榮祿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疊風

疾恍忽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毫亂政自已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與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洵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爲鄉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到與卿佐相聞期闕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

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
乏佐服其義勇復興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
家卽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旣瘳矣猶有憂色
身無擇行口無擇言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
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
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
凡報讎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

者哉既遠春秋之義殆令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爲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爲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卽爲出修南陽士大夫謂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

竟極罪恂亦以它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爲之語
曰衛修有事陳茂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
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爲官速謗當便入
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
周公坐而俟旦且非爲己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
炭之急便乃光昭舊交之問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
下亭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捐命坐之刑黜今茂混棄
天常進止由己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爲之古人

居作通事 卷之四 五
病諸以爲大譏茂與修善由鴟鴞之愛其子適所以
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
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物故
規縞素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
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
奏答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爲朝廷惜
其功用何能爲此私家計耶規後爲中郎將督
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

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
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
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
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卽戎忘身身且忘之
况於弟乎方殊俗越盜大爲邊害朝廷之上辟公旰
食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

有挾功苟念去位弟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闖茸何
所堪施疆推轂之亂儀干度孝武皇帝爲驃騎將軍
霍去病治第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去
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尙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
儒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衍如有白駮其於及
已而刑兆求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
自投於水憂難與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有
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追人之所忌災自取之蓋嚴楊惲勲著王室言事過

差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
姦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
同歲遼叔大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旣見齒
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
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
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
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
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

尙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閒耶釋兄用弟此爲故
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
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
子伯起自乞子瓚尙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
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眾常稱病遣
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
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尙書劾奏增年受選
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
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

府辟瓚爲軍曲候瓚歸卧家軍功除新陽長官

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魯有后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其妻孥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乃反其璧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於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

居作通言 卷之四
如新交蓋如舊單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
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
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
淺薄在者無口口之口亡者無顧覆之施饑寒緩急
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
人各有心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
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爲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
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上計史獨車載衣資

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爲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
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
弟子弟子尙幼恩情口注希有與兄旣出之日可居
冢下冢無屋宗家猶有贏田廬田可身粥力者耳何
必官池客舍旣推獨車復表其上其爲飾僞良亦昭
晰幼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分
力不能止因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
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壤者曰我少時所作買

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
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弟子無幾盡之輒復更
分如此者數傳稱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
此則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
數十萬而畏人不知欲令噉噉乃如是乎方之袁薛
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況若
勿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爲高唐令
密乘輦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

曰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
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
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
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
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
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冬
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
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
軍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
亾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
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
入舍論語升車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禮記有二
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況於長吏乎君
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
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旣待放須起乃逝何
得亂道進退自由傲狠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
以貌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先仲讓居有田業加

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煖也河內
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旣激而紂之化由存
其俗士大夫本矜夸好大言而少實行

風俗通義過譽卷第四

風俗通義十反卷第五

漢 汝南應劭著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
不期相反各有云尙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
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
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木息偃以藩
魏包胥重鬻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
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乘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
以干祿顏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趨門以避難季路求

風俗通記 卷之五
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
高字以羨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
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叔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
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
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
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
其孝敬慰愍契闊爲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
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飜然改志以禮進退三

登台袞號爲名宰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自威都俱舍純懿
不隕洪祚叔都最爲知名郡常欲爲察授之輝
耻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病瘖家人
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
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
取衣衾窮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響徒暗暗
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
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効乎相對歔

欷哀動左右間積四歲威都果舉遷安定長史
據輜垂綏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醊神坐
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
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
太尉掾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叡辯於持論舉
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父字叔矩
遭母憂旣葬之後饘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
不言事辨杖而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奠酢下
困餬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蓄牧

多所收獲以解債負土成冢立祀三年服闋二
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
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
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子翮爲議
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區區
欲辟大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父
年尊絕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
人子翮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翮亦以恨遂不得
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諡大王
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
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
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
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
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
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弔身
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
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

施於已試靡有關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
姓尚宜褒之況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況於寵
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已高忍能厲然
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嬖此罪人
也田輝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椽同產子作
客殺人繫獄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
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請與相見頓
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

屈作通事 卷之五 四
教自陷罪惡息男穿旣與知情幸有微胤乞以
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卽活出之

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
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劾去詣
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
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
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

高

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

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既
殺其君而虐用其人石碯惡之而後與焉大義滅親
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
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
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
樂羊爲魏伐中山歆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
秦西巴違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麀猶不忍況弟
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
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
爲太守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
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
咨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惠
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
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
隨蓬墩墳栢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
靈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願
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

哀惻乘與鄭伯堅卽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邳伯
嚮盛孔叔留隨轎樞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
意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爲侍御史公車令
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
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眾臣
爲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
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慙關其祀紀夫
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爲孝而乘冪然要

風俗通義 卷之五
勒同儕去喪卽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
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
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
發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
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
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偏
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踈一也
祈奚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
門開窻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
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越此
一槩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爲
司空虞放掾屬故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爲主
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

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爲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

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

不得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守季崇請乞相見類領功
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袁隗意亦非之然不彈
糾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
淆良可穢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國之大綱
也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爲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
君卓爲戶曹吏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
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
爲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旣託帝王肺腑

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側身陪
乘執策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爲役薛丞因前自
白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乏
周旋進對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
祖爲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
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于四友然
猶御者不爲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卽位程鄭爲
乘馬御訓群騶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

車都尉御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眇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冀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

爲健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友吾以虛獲實
蘊籍聲價盛明之際尙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
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驩以承命駕言宵
征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
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
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尙
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
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

任重古人懼旃鮮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爲冀州刺史阮沉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爲統德去實至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

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自眩守虛隕越
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
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
臣也上悅其遜卽日免況拜統侍中

司徒九江朱伉以年老爲司隸虞詡所奏耳目
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
勞臣辱何用口爲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
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熒惑比
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伉曰可自力也舉

爲創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
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
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
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恠之誠懣憤夫
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
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
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
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
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

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況乎至尊威不旋日書曰天威棐謫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亾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

且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
之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以此無疆
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俛表嘉其忠謨俛
目數病手能細書詔案大臣苟肆私意詔坐上
謝俛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俛位極人臣視
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俛年且九十足以愜
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俛命耳何能

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爲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
自營衛夫奉義順之口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
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爲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
暇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
終爲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
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
莫爲致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
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聒屬太守王昱頗厭苦

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
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
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
見禮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澁比如寒螿無能
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
而密達之寃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啟之
明府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
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
所有庶不爲闕旣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爲哉

風俗通義卷第五
於是昱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旣見譏切不蹙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爲己方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卷第五

風俗通義聲音卷第六

漢 汝南應劭撰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鐘鼓鏗鏘磬管鎗鎗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護言救民也夏大

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
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
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
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
秦遂以闕亡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
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省告封樂官多所增
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皇帝使伶倫
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
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鍾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之

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埴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凡歸爲臣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
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

宮

謹按劉歆鐘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
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凡歸
爲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
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字也物聚藏字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歸爲物故聞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繆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

風俗通義卷之六
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
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
聖者述作之謂也

塤

一作堦者
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塤詩云天之誘民如塤如箎塤
燒土爲之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
爲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

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
謂之篳小者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
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皆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
周禮六鼓雷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鼗鼓鼙鼓
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

管

風俗通義 卷之六
四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象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尙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管知古以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瑟

謹按世本宓戲作瑟長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

五絃春秋師曠爲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六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騰蛇伏地大合鬼神於太山之上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

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澧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磬

謹按世本母句作磬尙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乘作鐘秋分之音也詩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祝

謹按禮樂記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祝止音爲節書曰合止祝敵笙鏞以間

風俗通書 卷之六
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
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
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尙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
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
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
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虞懸
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

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誼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間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杼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

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太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爲世無足爲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者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空侯 一曰坎侯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

人侯調依琴作坎侯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
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
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箏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
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
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爲濮上

音士皆垂淚涕泣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荆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癢不能毋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漸離念久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

筑重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
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後進得近舉筑朴始皇不中於
是遂誅

缶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
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
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
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琴秦御史前
曰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

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踐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爲趙王擊缶也

笛篪

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一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音相似剡其上孔通

洞之材以當槌便易持京房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
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爲
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竽

謹按禮記竽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

風俗通義 卷之六
篴是將

篴

謹按周禮篴師氏掌教國子吹篴詩云以篴不僭篴
樂器竹管三孔所以和眾聲也

篴

篴同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篴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
氏吹塤仲氏吹篴

一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

之翼十管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籟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箛

菝

謹按漢書舊注菝吹鞭也菝者撫也言其節撫威儀

菝

謹按漢書注菝箛也言其聲音菝菝名自定也

風俗通義聲音卷第六